



基于知识图谱的非遗研究热点和前沿演进分析

吴群¹, 沈珂琦¹, 吕波芳¹, 况宇翔^{2,3}

(1.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杭州 310018; 2.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杭州 310058;

3.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 运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CiteSpaceV, 收集并分析 2007—2018 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收录的非遗研究的相关文献, 采用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 从当前非遗研究的时空分布、学科研究方向、研究主题、知识基础、研究演进与前沿趋势五个方面绘制直观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发现: 非遗自 2007 年提出后, 对其研究先后经历了奠基、成长和深化三个阶段, 但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合作程度较低, 尚未形成高产并具有高影响力的机构。非遗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容分布为以下五个方面: 非遗的内涵、知识、本质等理论基础; 非遗创意旅游; 非遗的原真性; 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非遗材料研究。非遗研究主题较为集中, 早期学者们注重对其内涵本质等理论知识研究, 后期伴随着科技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而转向非遗文化应用实践和数字化保护方面的研究, 且在前沿和新兴领域的发展较为缓慢。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图谱; 可视化; CiteSpace; 研究热点; 前沿趋势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2-0042-10

Analysis of hotspot domains and frontier top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knowledge mapping

WU Qun¹, SHEN Keqi¹, LÜ Bofang¹, KUANG Yuxiang^{2,3}

(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School of Art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visual literature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V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ollect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8.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applied as the main method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sed as the auxiliary method to draw an intuitiv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from five aspect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subject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theme,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evolution and frontier trends. The study found tha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7,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research stages of foundation laying, growth and deepening, but the research has a low degree of cooperation on a global scale, and there is no high-yield and high-influence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ield involve five aspects: connotation, knowledge and ess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e tour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uthentic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terial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topics of

收稿日期: 2019-04-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7YJC760032)

作者简介: 吴群(1978—), 男, 江西临川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数字化艺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early stage,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Later, along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scholar sturned to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and digit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s slowly in the cutting-edge and emerging research field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mapping; visualization; CiteSpace; research hotspots; frontier trends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简称“非遗”)最本真地体现了人类在不同时期所特有的生活环境、文化特点甚至经济发展情况,是人类历史上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基因的体现。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商品经济化的影响,一些非遗项目因其低效率和低利润而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在传承和发展中遇到了重重困难。由于非遗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以活态传承的特点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是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全球文化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保护和发展非遗变得至关重要。近年来,非遗领域得到了学术界迅速而广泛的关注,其相关文献的出版速度迅猛增长。利用合适的方法对该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能让研究者更详细地了解国内外对非遗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而且也能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视化知识图谱可以把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通过可视化技术变成生动形象的图谱^[1],便于充分呈现某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常用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有 SATI、CiteSpace、Ucinet、VOSviewer、Bibexcel等,其中,CiteSpace 因其使用方便、功能强大且可视化结果易于解读,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

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首先筛选出 2007—2018 年 Web of Scien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非遗相关的研究文献,并从时间和空间分布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基础性的直观数据。然后,从学科研究方向、研究热点、学科知识基础来源和研究演进趋势四个方面对研究文献进行共现分析,得到更深层次的可视化分析结果。最后,在当前全球非遗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非遗研究方向做出趋势预判,希望能给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提供方向性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软件通过运用 Java 平台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核心结构、发展进程和整体知识结构关

系^[3],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4]。用户只需选择出版物、国家、机构、作者、关键词等对象,该软件可通过聚类视图、时区视图等方式来评估选定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趋势^[5],不但操作高效而且内容直观。

本文以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非遗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WOS 引文数据库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收录信息和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平台,具有较高的国际认可度。而 WOS 核心合集作为 WOS 平台的最核心内容,其文献具有更高质量水平和更全的引文数据。为提高查准率,本文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设置文献类型为 Article,时间跨度不限,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9 日,检索得到文献 751 篇,所得文献的实际时间跨度为 2007—2019 年。通过对文献摘要进行阅读,排除了重复项,考虑到 2019 年的数据还不完善,将最终选取分析的文献时间跨度改为 2007—2018 年,精炼得到有效文献 542 篇。

二、时空知识图谱处理结果及其分析

(一)非遗研究时间分布图谱

通过观察阶段时间内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能够直观且全面地了解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状况,也有利于分析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因此,本文对非遗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统计 2007—2018 年有关非遗研究的文献,绘制了非遗相关研究的年度文献发表量变化趋势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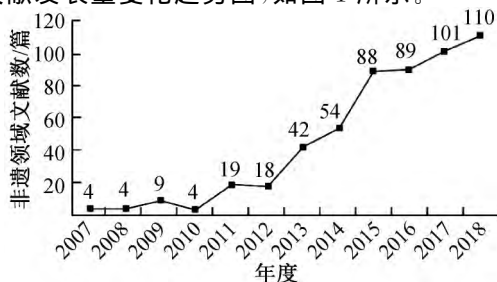


图1 非遗研究年度文献量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发现,在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非遗相关文献始于2007年,但该年有关非遗的核心论文数量只有4篇。2007—2010年间每年的文献发布数量波动不大,直到2011年开始每年的核心文献发布数量明显上升。这说明从2011年开始人们对非遗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各个国家加强了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播。2012—2015年间,非遗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大幅度增长,可以看出2012年是非遗研究领域高速发展的起爆点。而2015—2018年则达到了发文高密度阶段,这四年WOS核心论文库中有关非遗的发文量共计388篇,占总发文量的71.59%,且每年发文量的增长趋势较为稳定,表明最近几年正处于非遗研究的井喷期。

(二)非遗研究空间分布图谱

1. 国家/地区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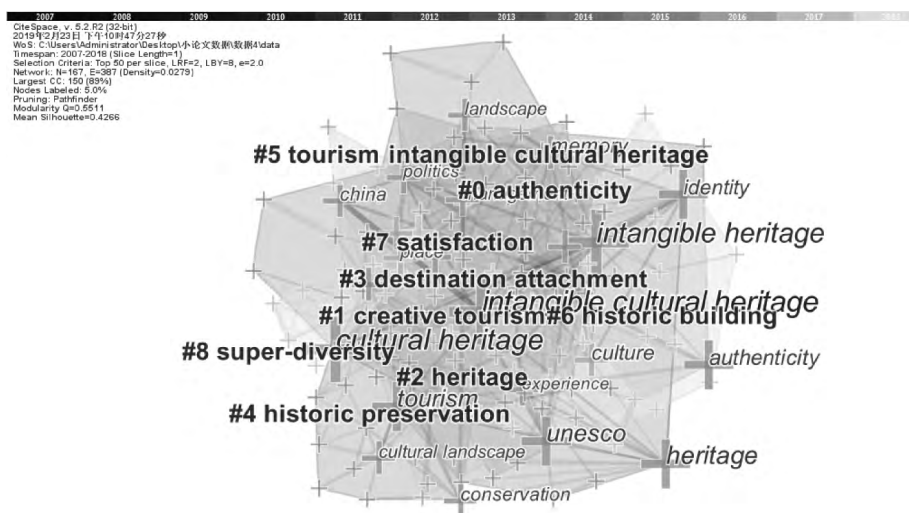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18年非遗研究的国家/地区共现知识图谱

表1 非遗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国家	发文量/篇	中介中心性
中国(China)	68	0.09
美国(USA)	63	0.14
英国(England)	54	0.18
澳大利亚(Australia)	45	0.00
意大利(Italy)	33	0.11
西班牙(Spain)	27	0.05
马来西亚(Malaysia)	14	0.00
荷兰(Netherlands)	14	0.13
土耳其(Turkey)	14	0.00
加拿大(Canada)	13	0.06
德国(Germany)	13	0.10

2. 机构分布

图3为2007—2018年非遗研究的机构共现知识图谱。设置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阈值,得出的

图2为2007—2018年非遗研究的国家/地区合作图谱,图中年轮的大小可以反映发文数量,年轮越大发文量越大;年轮最外侧的深灰色圆圈代表中心性,圆圈越宽中心性越大。由图2看出,对于非遗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以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中心的合作网络。表1显示了非遗领域文献发文量前10的国家,其中发文量前3的国家分别为中国(68篇)、美国(63篇)、英国(54篇),高中介中心性(≥ 0.1)国家分别为英国(0.18)、美国(0.14)、荷兰(0.13)、意大利(0.11)、德国(0.1),这说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合作关系较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非遗领域研究的发文量虽排名第1,但其中介中心性(0.09)较低,排名第6,这表明中国在非遗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但从整体合作关系来说,中国与各国间的合作研究有待加强。

9个发文机构中,澳大利亚有3个,西班牙有2个。从中心性看,这些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说明各机构之间缺乏交流。综合表2和图3可知,关于非遗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且研究团体分布较为分散;在机构合作情况中,各团体机构合作较少,仅个别机构之间有少量弱合作关系,且尚未形成高产并具有高影响力的引领机构来带动整个非遗领域的发展和研究,这说明各研究机构有关非遗的探索还有待深入。

3. 作者分布

为考察非遗研究的作者分布情况,本研究将节点类型选择为“Author”,设置TOP N%=100%,时间切片为12,运行CiteSpace得到如图4所示的非遗研究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根据普赖斯公式^[6] ($N=0.749\sqrt{\max}$, \max 代表最高发文量作者的发



图 3 2007—2018 年非遗研究的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表 2 非遗领域文献机构排列

机构	所属国家	发文量/篇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nivKebangsaan Malaysia)	马来西亚	5
科尔多瓦大学(Univ Cordoba)	西班牙	4
塞维利亚大学(Univ Seville)	西班牙	4
墨尔本大学(Univ Melbourne)	澳大利亚	4
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	澳大利亚	4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4
河北大学(HebeiUniv)	中国	3
布加勒斯特大学(Univ Bucharest)	罗马尼亚	3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	澳大利亚	3

文数),得出发文量满足 2 篇及以上的作者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得出 2007—2018 年在非遗研究

领域满足普赖斯公式条件的核心作者共有 70 位,但高产作者数量极少,且网络分布图显示其中介中心度都为 0,其中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是 LOPEZ(5 篇)、JACOBS(5 篇)、SCHOFIELD(4 篇)、KIM(4 篇)。

由图 4 可知,各作者之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相对较弱。从以上分析中看出,该领域研究力量比较分散,合作关系较为零散稀疏,核心研究节点尚未形成。关联“机构分布”与“作者分布”两者比较其影响力,发现其成正相关一致,说明学术机构与研究两者呈现相互促进关系,也说明了非遗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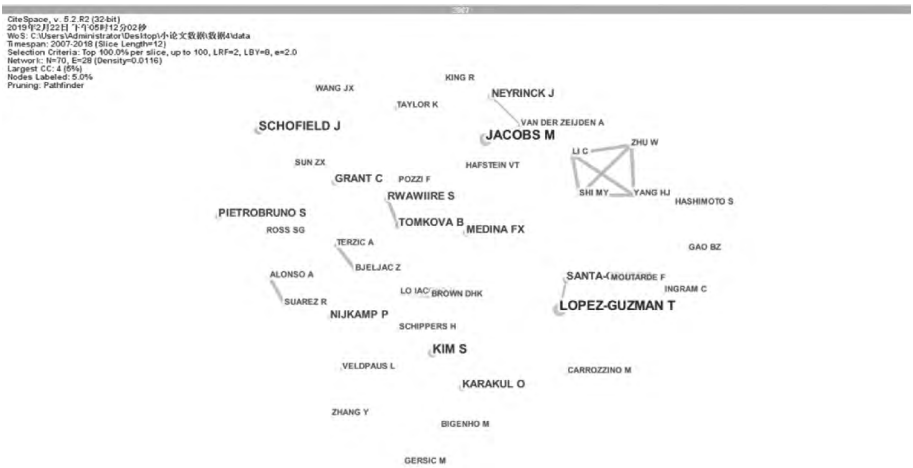


图 4 2007—2018 年非遗研究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三、研究内容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一)学科研究方向分析

非遗作为蕴含历史发展的文化因子,它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在不断变化中实现积淀和传承。非遗研究其所涉学科十分广泛,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关联度较高且交叉趋

势日益明显,涵盖了艺术人文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考古学、化学、地理学、艺术、材料等学科。图 5 为 2007—2018 年非遗研究的学科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研究是该类研究的主要学科,占比分别为 21.12%、20.06%、10.95%(部分文献主题属于交叉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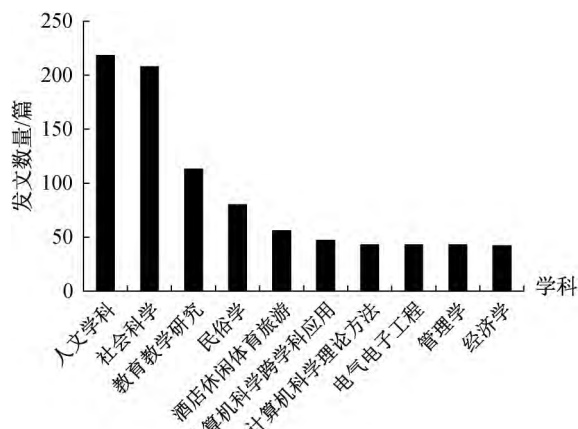


图5 2007—2018年非遗研究的学科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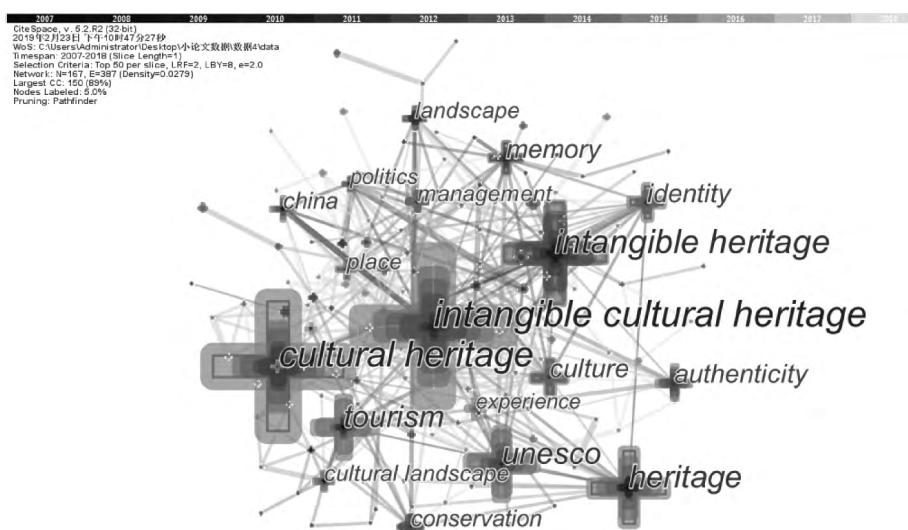


图6 非遗领域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聚类分析能帮助研究者更高效地把握非遗领域的研究内容和主题结构。基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将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图7所示的非遗领域文献高频关键词聚类图。本研究选择了频次超过6次的28个非遗热点关键词(表3),出现频次越高并且其中介中心性越高的关键词,越能反映研究的热点。其中,“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heritage(遗产)”等核心概念相似的关键词出现频率位居前四,且中介中心性都较高(均大于0.1),这表明了研究领域对研究对象的高度明确和广泛认可,也证明了该检索中检索词语设置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China(中国)在频次排名第11位,再次说明中国非遗资源丰富,并在全球非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借助图谱节点的查询功能梳理相关文献,结合关键词频次图表数据分析,得到如下五个主要的研究主题:

(二) 研究主题结构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往往提炼了文章的核心主题,对数据集中的文章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非遗领域研究的热点^[7]。将节点类型选择为“Keyword”,其他属性与上文保持一致,运行CiteSpace生成如图6所示的2007—2018年非遗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结果显示, $N=167$, $E=387$, $Density=0.0279$,产生167个节点,387条连线,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共线最多的关键词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和“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

1. 有关非遗的内涵、知识、本质等理论研究

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非物质遗产)”“heritage(遗产)”“memory(记忆)”“culture(文化)”“identity(认同)”“region(地方)”。随着非遗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非遗的内涵、理念和本质等理论方面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动态历史的沉淀和具象呈现,是遗产、记忆和认同三大内在属性的多维度呈现^[8]。Smith等^[9]介绍了非物质遗产概念对于文化遗产的含义和性质,阐述了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究。Vecco^[10]从对法国文化遗产概念的语义演变进行思考,认为应该在全球层面上界定遗产的概念,界定从物质性遗产到非物质遗产的定义,从根本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保护它们。Bilous等^[11]基于澳大利亚阿纳姆岛东北部土著人语言文化遗产的故事,认为非遗的本质是文化记忆的体现,是有形遗产(文物)、非物质遗产(故事)和土地本身相互依存并相互基于定义的存在,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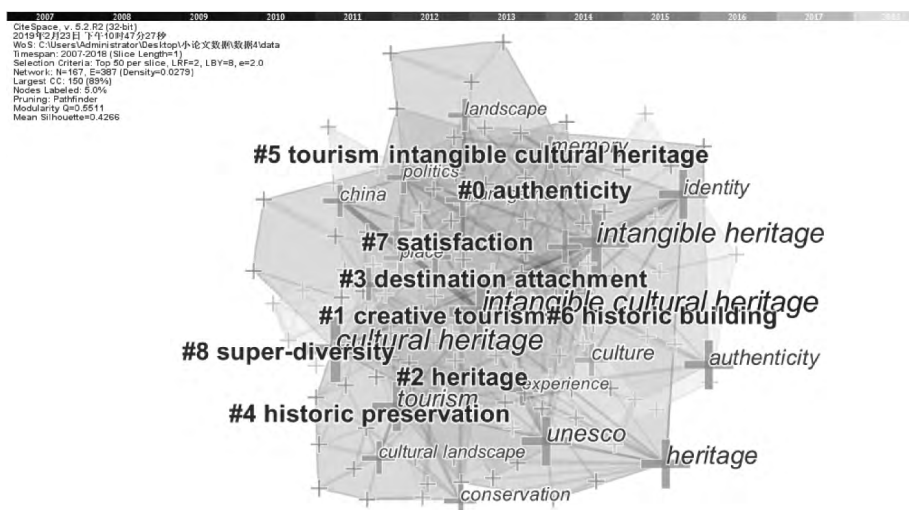


图 7 非遗领域文献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表3 非遗领域文献关键词的词频排列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间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间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	87	0.10	management/管理	14	0.26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	68	0.11	place/地方	13	0.13
intangible heritage/非物质遗产	56	0.16	experience/经验	11	0.03
heritage/遗产	42	0.13	politics/政治	11	0.14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8	0.05	archaeology/考古学	8	0.02
tourism/旅游	34	0.10	site/现场	7	0.03
authenticity/原真性	21	0.03	impact/影响	7	0.02
identity/认同	20	0.20	world heritage/世界遗产	7	0.06
memory/记忆	19	0.2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	6	0.00
culture/文化	19	0.25	city/城市	6	0.02
China/中国	16	0.04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	6	0.02
conservation/保护	15	0.10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	6	0.02
landscape/景观	14	0.10	music/音乐	6	0.01
cultural landscape/文化景观	14	0.07	preservation/保存	6	0.00

且认为遗产的保护工作应该全方面开展,其中故事、地方、自然和故事传承者缺一不可。非遗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每个国家及地区的非遗都有其各自的文化属性和特征,致使研究者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解读不同类型的非遗文化。因此,对不同文化属性的非遗进行内涵、知识、本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成为了一大热点。

2.有关非遗创意旅游的生态构建与研究

学者对于非遗资源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遗旅游的开发工作。将非遗的传播和保护工作与大众的旅游需求相结合,这也使非遗旅游在文化旅游资源中占有较大的地位。非遗旅游作为一个庞大系统包含了游客、居民还有政府企业等多方面,让民众以观赏和参与的方式,从个人视角感知了解非遗的知识和底蕴,同时也促进了非遗和旅游业两个体系的发展。González^[12]基于日本的佛兰明高旅游业中非遗旅游实例,论证了非遗旅游对个体认同之间

的影响,认为在全球化影响下非遗旅游对增强文化认同具有推动作用。Park^[13]认为非遗与朝鲜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始联系,并重新定义了民族归属的含义,这不仅有利于增加民族情感,而且对政治争端和冲突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Ross 等^[14]对考古遗产旅游提出更适合的创意旅游框架,研究了遗产旅游的访客体验,阐明旅游供应商在促进创造性旅游体验方面的作用,并基于考古旅游的物质性开发了非物质非遗旅游。如今,非遗与旅游业融合得越来越紧密。非遗为旅游地区提升文化价值、增强民族认同感,同时旅游业给非遗带来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有关非遗创意旅游的生态构建成为又一研究热点。

3.非遗保护中的原真性

在早期,原真性针对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Lau^[15]基于社会现实分析,认为原真性的对象不应局限于物质事物,而应提及文物、日常生活仪式以及

文化、宗教和娱乐活动,后逐渐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非遗保护中的原真性主要分为以非遗本身为客体的原真性研究和以游客为主体的体验原真性两个方面。原真性是非遗保护的灵魂,但随着社会现代化及非遗商品化,有些只为利益的行为正让文化的原真性遭受侵蚀。Buckley^[16]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确定和保护世界遗产而制定的国际法框架及其在国家一级的实施情况。Alivizatou^[17]以瓦努阿图沙画文化为例,探究美拉尼西亚群岛主要的文化组织、博物馆和瓦努阿图文化中心等地方团体,力求以新的方式来保护原真性,为全球文化如何主动保护和发展遗产原真性提供新的视角。Fu等^[18]将杭州手工艺博物馆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手工艺类非遗如何通过现代化手段为游客提供真实体验,展现非遗的原真性。Wesener^[19]通过对英国伯明翰珠宝区的传统企业和新型企业的代表人物进行定性访谈,从起始体验、连续性体验、潜在与实际体验三个维度分析非遗地方的原真性,阐明非遗地方原真性体验与个体认同结构存在相关性。原真性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石。研究者通过不同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非遗原真性的保护方法进行探索,这对非遗领域来极有意义且至关重要。

4.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数字化在非遗领域的拓展应用,非遗资源的存在、展示、传播和接受方式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巨大变化。其研究重点也从文化形态的研究转移至非遗信息形态的研究,即通过采集、存储、管理、展示和传播主要几个环节对非遗保护和开发。非遗数字保护的国际研究课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非遗的数字采集、数字保护和数字开发。Bruno等^[20]对非遗的虚拟现实展示技术选择和设计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文化遗产基于虚拟现实系统的发展战略,以及其展示系统的构建方法。Xiao等^[21]回顾摄影测量、遥感地理信息技术、空间信息科学及它们在非遗中的应用,通过实际案例研究说明地理信息学能提高非遗保护并促进可持续旅游。5G时代下,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将应用得更加普及,它们将文化、艺术与科技三者交融有助于非遗焕发新的生命力。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将成为新时代最强有力的保护方法与传播方式。

5. 非遗材料研究

通过对非遗项目涉及的某些材料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其成分和特性,这不仅有利于非遗材

料的获取与应用,而且对其他领域的材料应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wawiire等^[22]以乌干达树皮衣为实例,从材料方面解释了乌干达树皮衣舒适性的原因,并把树皮布材料与棉花类织物进行对比实验,比较热导率、热扩散率、热吸收率、热阻、织物厚度和峰值热流密度、透湿气性和蒸发阻力等性能,发现树皮布材料的导热率在棉织物范围内,其热吸收率相对低,湿气渗透性相对高。Zheng等^[23]研究了中国西南部的彝族、白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传统纺织品,发现其天然纤维可以直接从杂草的叶背表面获得后加捻成纱线。对于非遗领域涉及到一些传统的工艺与材料,通过了解其特性并加以更好地改造和应用,可以让它们在现代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价值,这是非遗的另一种保护和传承方式。

(三) 非遗知识基础的参考来源分析

对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进行探索,有助于厘清相关主题概念并探索研究前沿。研究者通过对文献引用轨迹的挖掘,能够分析出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参考来源^[24]。CiteSpace通过对共被引网络和中心性数据的分析,来呈现文献的重要性^[25]。运行Citespace,选择“Cited Reference”作为节点类型,设置时间切片为一年,设置“TOPN”为50,“Articles Label Threshhod”为4,生成2007—2018年非遗研究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8所示,最后生成了179个节点和366条连接线,密度为0.023。本文选取非遗领域被引频次超过10次(包含10次)的前6篇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图8中的节点为共被引频次在4以上(包含4)的文献,节点越大,其被引频次越高,表明该文献越可能在非遗研究领域占奠基性地位。通过综合分析被引文章的频次可以发现,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来自学者Smith^[9]和Vecco^[10]。文献[9]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对于文化遗产的含义和性质,阐述了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究进展,辨析了关于文化遗产意义、性质和价值的国际争论,并且该书涉及到包括人类学、法律、遗产研究、考古学、博物馆研究、民间文学艺术、建筑学等领域,再次说明非遗研究学科交叉趋势明显。Vecco^[10]分析了法国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过程、相关章程和决议问题,通过对文化遗产物质性的认识,提出了非物质性遗产需要被保护和重视。中介中心性最高的文献来自学者Buckley^[16],他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确定和保护世界遗产而制定的国际法框架,及其在国家层面的实施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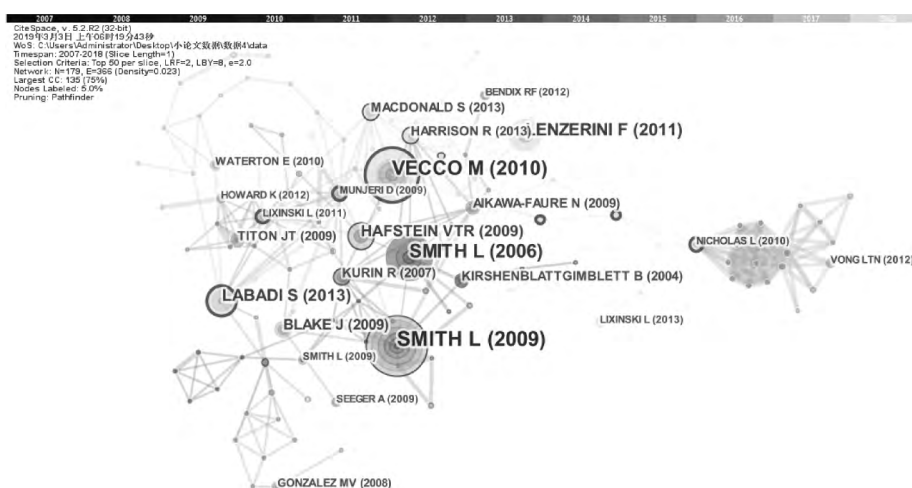


图 8 非遗领域文献共被引图谱

表 4 非遗领域被引频次超过 10 次(含 10 次)的前 6 篇高被引文献

序号	被引频次	中介中间性	被引文献
1	24	0.12	[26]
2	20	0.21	[10]
3	18	0.08	[9]
4	13	0.09	[27]
5	11	0.33	[16]
6	10	0.11	[27]

Smith 等^[9]、Vecco^[10]、Buckley^[16] 等学者的高被引文献间接反映了非遗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参考来源。这些文献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它们对非遗领域的热点主题和研究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这些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研究方向可能会影响非遗领域后续研究方向的选择,并且未来的非遗热点也较为可能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衍生。

(四)研究演进与前沿趋势分析

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在时间维度上呈现知识演进变化趋势的同时,又能够直观呈现出不同研究阶段关键词的布局特征^[28],总结出研究主题在时间维度上的影响和演变的动态过程。运行 CiteSpace 得到非遗研究前沿关键词时序迁移图谱(图 9),并结合非遗研究文献量变化趋势(图 1),可将 2007—2018 年非遗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7—2010 年的奠基阶段,研究重点在于非遗的概念辨析及其本质内涵,并且 2009 年学术界首次提出了“非遗旅游”的概念。第二阶段是 2011—2014 年的成长阶段,研究者开始从非遗的概念转而关注到非遗保护的原则及其本质内涵,研究关键词包括“memory(记忆)”“China(中国)”

“conservation(保护)”“persistence(持续性)”“authenticity(原真性)”“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dentity(认同)”“politics(政治)”“tradition(传统)”等。第三阶段为 2015 年至今的深化研究阶段,研究者关于非遗的研究更加微观、细致,重点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非遗进行保护及传播,产生了数字人文的概念,包括“management(管理)”“VR(虚拟现实)”“model(模型)”“museum(博物馆)”“GIS(地理信息)”“education(教育)”“AR(增强现实)”“digital heritage(数字遗产)”等关键词。

对图 9 中 2016—2018 年间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分类,可得到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非遗旅游、非遗数字化是将来的研究发展方向,原真性、多元性、可持续性仍然是将来几年的非遗研究的指导原则,其中,非遗饮食、建筑景观、社交媒体、地区参与等是该领域不断涌现的新兴研究方向和趋势。从近三年的关键词演进变化中可以发现,不管是通过物质性的产品媒介,还是非物质性的服务和新媒体媒介,非遗正在以一种人们可接触的现代化“新形象”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四、结 语

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对非遗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分析其时空特征和研究内容,探究了研究学科方向、非遗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并对具体的内容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a)在时间维度上,2007—2018 年非遗领域的论文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7—2010 年为奠基期,直到 2011 年每年的核心文献发布数量开始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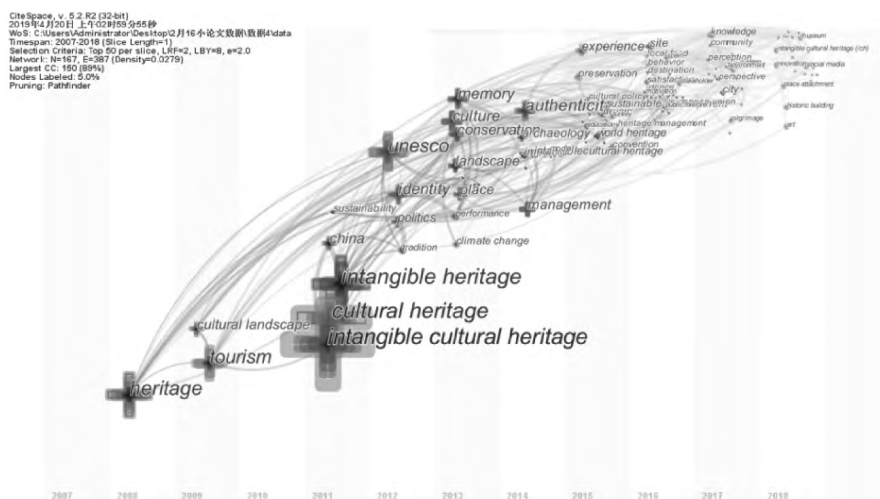


图9 全球非遗研究关键词迁移时序图

表5 2016—2018年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分类

类别	关键词
非遗旅游	遗产旅游、创意旅游、旅游无形文化遗产、食品旅游、文化旅游、旅游地形象
非遗数字化	数字技术、可视化、VR 遗产
非遗保护原则	存在的真实性、重新思考真实性、多样、超多样性、多元文化、可持续性
社交媒体	互联网、媒体、社交媒体
非遗饮食	地中海饮食、食品旅游、本地美食
建筑景观	博物馆、历史城市景观、历史建筑
非遗类目	天然纤维、蜡染、舞蹈、畜牧业、生活遗产、设计、产品、消费
地区参与	本地美食、社区、地方附件、社区参与

上升,并且2015年以来正处于非遗研究的井喷期。在非遗领域发文量排名前3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 and 英国。从机构分布和作者分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各研究力量之间合作程度较低,研究机构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形成高产并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来影响并带动非遗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b) 非遗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的内容分布为以下五个方面:非遗的内涵、知识、本质等理论基础;非遗创意旅游;非遗的原真性;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非遗材料研究。非遗研究主题较为集中,早期侧重于理论研究,后期逐渐重视非遗文化应用实践和数字化保护。并且,在非遗文化应用实践中,“非遗旅游”依然独占鳌头。

c) 从发展趋势看,全球的非遗研究自提出后经历了奠基、成长和深化研究三个阶段。“非遗旅游”和“非遗数字化”依旧是将来的研究发展方向,“原真性”和“多元性”也依旧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指导原则,其中,非遗饮食、建筑景观、社交媒体、地区参与等是该领域不断涌现的新兴研究方向和趋势。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在数据样本选取上,选用主题词语搜索可能导致部分文献未

被选取,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研究的全面性。第二,在研究方法上,CiteSpace 软件在运用时只是在一定阈值基础上选取部分高频关键词,对一些可能成为研究热点的低频关键词没有加入考虑范围内,不能反映数据的完整信息。第三,在研究热点解读上,聚类效果同质性不够高,结合关键词聚类 and 频次数据表进行热点解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期待未来研究能够采用更全面、准确的样本数据,基于软件分析并结合其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地反映非遗领域的研究实况。

参考文献:

- [1] 汤立许,宋同顺.基于CSSCI(2003—2013)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图谱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6(1): 124-135.
- [2] 王璐瑶.知识图谱在撰写研究综述中的应用:以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例[J].机电兵船档案,2019(1): 64-67.
- [3] 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科学学研究,2005,23(2):149-154.
- [4]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

- 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242-253.
- [5] Chen C M.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3): 359-377.
- [6] 曹树金, 吴育冰, 韦景竹, 等. 知识图谱研究的脉络、流派与趋势: 基于 SSCI 与 CSSCI 期刊论文的计量与可视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5):16-34.
- [7] 钟伶. 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国际太极拳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4): 907-915.
- [8] 王媛, 胡惠林. 文化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核心机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0): 49-55.
- [9] Smith L, Corporation E. Uses of heritage [J].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2014(65):58-60.
- [10] Vecco M. A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tangible to the intangible [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0, 11(3):321-324.
- [11] Bilous, Rebecca H. "All mucked up": Sharing stories of Yolnu-Macassan cultural heritage at Bawaka, North-east Arnhem L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5, 21(9):905-918.
- [12] González M V.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4): 807-810.
- [13] Park H Y. 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 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520-539.
- [14] Ross D, Saxena G, Correia F, et al. Archaeological tourism: A creative approa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7:37-47.
- [15] Lau R. Revisiting authenticity: A social realist approa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2):478-498.
- [16] Buckley K. 2013 UNESCO, cultural heritage, and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Value-based analy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s[J]. Heritage & Society, 2016, 9(2): 191-194.
- [17] Alivizatou M. Debating heritage authenticity: Kastom and development at the Vanuatu Cultural Cent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2, 18(2):124-143.
- [18] Fu Y, Kim S, Zhou TT. Stag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th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craftsmanship museum cluster in Hangzhou, Chin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5, 13(4): 285-300.
- [19] Wesener A. Adopting "things of the litt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 of place in the jewellery quarter, Birmingh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7, 23(2): 141-155.
- [20] Bruno F, Bruno S, deSensi G D, et al. From 3D reconstruction to virtual reality: A complete methodology for digital archaeological exhibition[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0, 11(1):42-49.
- [21] Xiao W, Mills J, Guidi G, et al. Geoinformatic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support of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J].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2018:S0924271618300017.
- [22] Rwawiire S, Tomkova B. Thermo-physiological and comfort properties of Ugandan barkcloth from *Ficus natalensis* [J]. The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2014, 105(6):648-653.
- [23] Zheng W, Xu X D, Wen J. The ethnic textile use of natural fibers from fireweed (*gerbera delavayi*) in southwest China[J]. Economic Botany, 2017, 71(4): 380-386.
- [24] 罗良针, 余正台.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积极心理学研究演进路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8(2): 214-220.
- [25] Smith L, Akagawa N. Intangible Heritag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210.
- [26] Lenzerini 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living culture of peopl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22(1): 101-120.
- [27] Hafstein V T R. Collectivity by culture squared[J]. Cultural Heritage in Nordic Spaces. Nordic Yearbook of Folklore, 2009: 11-23.
- [28] 林玲, 陈福集.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情报科学, 2017, 35(2): 119-125.

(责任编辑:陈丽琼)